

靜 的 頓 河



M. 唆羅訶夫作

賀 非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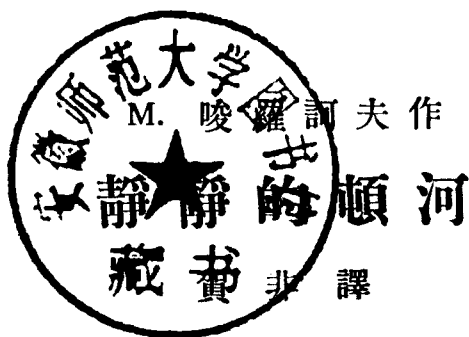
1

現代文藝叢書之一

魯 迅 編

上海神州國光社發行

1930



作 者 小 傳

密哈爾·唆羅訶夫 (Michail Skolochov) 以一九〇五年生于頓 (Don) 地方。父親是雜貨商，家畜和木材商，後來還做了蒸汽磨坊裏的經理。他的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女子的曾孫女，那時她帶了她的六歲的小兒子——唆羅訶夫的祖父——作為俘虜，從哥薩克移到頓來的。唆羅訶夫在莫斯科時，進了小學校，在伏羅內希 (Voronesh) 州的時候，則進了中學，然而沒有畢業，因為他們為了來侵的德國軍隊，避到頓方面去了。在這地方，這孩子就目觀了市民戰。一九二二年，他曾參加了對於那時還使頓地方不安的馬賊的戰鬥。到十六歲，他便做了統計家，後來是扶養委員，終於則成了他那裏的執行委員的一員。他的作品于一九二三年這纔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戰為材料的小說“靜靜的頓河”。

第一 部

一

梅爾葉珂夫氏的莊園坐落在村子的極盡頭。牧場的出入口是向着北方，向着頓河。那是一道傾斜的山坡，兩邊是粗糙的，海綠色的白堊岩，從那裏我們可以看見那滿佈着貝母的貝殼的河岸，那鋸齒狀的，灰色的，爲波濤所狂吻着的邊緣，及那在微風下發着泡沫，起着漣漪的有力的河流。在牧場的‘生籬’後面的西方有一條鄉間的大道；上面生着灰色的，及那爲馬蹄所踏碎了的，褐色的雜草。沿着十字路口有一個小小的禮拜堂，後面是一塊大草原，籠罩在迷濛的霧中。在南面是一座山的白堊峯，在東面是一條街，牠橫穿過那鄉間的廣場而直通到一塊低下的地方。

哥薩克人普羅珂菲葉·梅爾葉珂夫從最近的土耳其出征又重回到這個村子裏。由土耳其的地方他帶回來一個妻，一個很小，圍着一條很大的披巾的妻。她總是遮蓋着她的臉，並且很少顯露出她那戀慕的，怕見人的眼睛。那綢絲的

披巾發散着一種遠方的，不知名的香氣，牠那七種原色的刺繡總是不斷地引起婦人們的忌妬。這個被俘虜的土耳其的女人是不能和普羅珂菲葉的戚屬們接近的，因而那位老梅爾葉珂夫不久便把他兒子那份家產分給他了，但他一直到死時也沒到普羅珂菲葉的新家裏去過一次。

普羅珂菲葉在最短的期間內便把一切都處理好了：木匠們爲他建築了一座小房，他自己沿着牧場的周圍種上樹，並且在秋天的時候，他便領着他那外國的，膽怯的，畏縮的妻開始了他的新家政。他和她隨着一輛二輪的馬車走過了全村，車上載着他的全部的財產。一切村裏的居民都來到街上，一切，大的和小的。男子們都暗地裏發着微笑，婦人們彼此大聲地嚷着，一羣未成年的小兒童在普羅珂菲葉的後面歡呼着，但他却走得很慢，好像在一條犂溝裏似的。他那哥薩克的外衣是敞開着的，在他那巨大的，深黑的手裏他緊緊地握着他的妻的脆弱的手腕。他傲慢地高揚着他那美麗的，毛髮蓬蓬的頭，只有他的下顎是帶着一種神經質的微動，並且在他那堅硬不動的眼眉之間還停滯着幾滴汗珠。

從這天以後，人們便只能很少地在村裏看見他，因爲他就連市場都不去了。他在頓河的斜坡上的自己的家裏生活着，就像一隻狼一樣。關於他，村裏談論着許多奇異的事情。

那些在牧場上看着家畜的兒童們說，他們曾看見過普羅珂菲葉怎樣地每在太陽西墜的傍晚的時候，便把他的妻用兩臂抱到那鞑靼人的丘塚上去。在那裏他把她高高地放置在上邊的絕頂上，背部向着那已受了數世紀的剝削的岩石。他自己挨着她坐在下面，他們這樣相靠着坐着，很久很久地看着那遼遠的荒原。一直看到黃昏已經消去了的時候，普羅珂菲葉才把他的外衣圍在他的妻的身上，而又用他的兩臂把她抱回家裏。全村都耽溺于各種的臆測中，總想給這種奇異的舉動尋覓一種說明。就是關於普羅珂菲葉的妻，人們也談論着一切的可能的謠傳。有些人說她是一位空前的美人，旁的人又說不是。直到那最大膽的婦人，兵士的妻瑪烏拉，拿着借新酵母的名義到普羅珂菲葉那裏去了一次，人們才得到了一個最後的判斷。普羅珂菲葉到地窖裏去取酵母，在這時瑪烏拉得着機會細看他的妻，並且她還堅決地說，普羅珂菲葉爲他自己帶來一個完全是劣等的土耳其女人……

幾分鐘以後，她便面孔紅紅地對着一羣密集在街上的婦人們，開始大聲地，興奮地談論起來了。頭巾因爲興奮的緣故從她的頭上滑了下去：

——他從土耳其帶來個什麼東西呀！……假設她要至少是個女人啊……但她是這樣的東西……沒有臀，沒有胸……

……這實在是一種恥辱……在我們這裏還有許多更美麗的少女沒人向她們求婚……簡直說吧，一個人用手就可以折斷她的腰，她是這樣的單薄……好像一隻蜂……並且那對眼睛……深黑，巨大，牠們的視線直瞪瞪地射人……像一個惡魔……上帝寬恕她……在夜間她一定是同着魔女們跳舞的……

——同着魔女們？——婦人們都驚異了。

——噯，噯，人們是騙不了我的……因為我已不是一個幼兒了，已經養大了三個孩子……

——但她的外表怎樣呢？

——她的外表怎樣！她的面孔是黃的，她的眼睛是非常地悲哀的……她在這人地生疎的地方實在不是過的快活的日子。並且你們還不知道她是怎樣的一種裝扮哪！她穿着……普羅珂非葉的褲子……

——真……的……？——婦人們都喫驚着一同叫出來了。

——真的，我是親眼看見的……她穿着褲子，但在兩側並沒有條紋。這大概是他作工時穿的褲子吧。因此她便穿了一件很長的襯衫，並且在襯衫下面露出那塞在長襪筒裏的褲子來……當我看見她時，我全身都熱起來了……

全村裏傳遍了這種私語：普羅珂菲葉的妻是一個魔女！阿細達珂夫家的兒媳（她們是住普羅珂菲葉的近旁的）昂然地，莊重地起誓說，普羅珂菲葉的妻曾在聖靈降臨祭休假期的第二日便光着頭赤着脚在她的牧場上搾過牛乳的。從這時起那個牛的乳房便漸漸地縮小了，結局剩得還不如一個小兒的拳頭大。此後牠也不再生乳了，並且沒過幾時牠就死掉了。

在那年內竟死了很多的家畜。遮蓋着那沿着頓河的家畜水飼場的，一天一天地儘是些新的小牛與小家畜了。就連馬也是死得無算。那在斜坡上吃着草的馬羣總是越來越減小。因此一種黑暗的流言便開始在大街小巷上潛行着了，並且有一天哥薩克的男子們在開了一個村會議以後便一同去找了普羅珂菲葉。

普羅珂菲葉走到門前，歡迎着他們。

——你們有什麼好事想讓我作麼，我的親愛的人們？

羣衆們靠近遊廊，並且沉默得使人感着鬱悶。一個年老的，有幾分酩酊的哥薩克人首先叫道：

——把你那個魔女拖到這裏來！我們想要審判她！……

普羅珂菲葉跑進屋裏去，但在外院裏又被人捉住了。一個有力的，綽號叫立烏士尼亞的砲手用勁地把普羅珂菲葉

的頭向牆上碰着，並且勸告他道：

——不要叫喚，不要叫喚！我們是不會侵害你的。我們只想把你的妻送到墳墓裏去。殺了她，實在是比使全部的家畜都死盡了及使全村都零落了的好的多。但是你要保守沉默，不然的時候，我將用你的頭蓋碰穿這堵牆！……

——把你那該詛咒的母狗拖到牧場上來——門前的人們叫出來了。一個和普羅珂菲葉在同一的聯隊裏當兵的軍友，把那個土耳其女人的頭髮纏在一隻手上，而用另一隻手堵住她那因為一種兇狂的叫喊而張大了的嘴。他粗魯地飛跑着把她拖到外院而拋在大眾的腳下。普羅珂菲葉從那捉握着他的六個哥薩克人的手裏逃開，狂奔到屋裏，從牆上取下一柄劍來。哥薩克人于是都互相擁擠着，互相衝撞着從屋裏跑出去了。普羅珂菲葉舞着他的劍，在他的頭上一閃一閃地擊得空氣颼颼地響，一直地跑下了台階。羣衆們都戰慄着向各方面分散了。

在乾草房的前面普羅珂菲葉追上那個喘氣費力的立烏士尼亞了，並且從背後拿着他的劍向他猛力地刺去，致使他的背從肩膀到腰帶都被劈開。其餘的哥薩克人都經過了這個乾草房，向着大荒原狂奔而去了。

半點鐘之後，那重新振奮了起來的羣衆又走近普羅珂

菲葉的庭院了。兩個偵探屈着膝輕輕地爬到外院。在廚房的門檻上臥着普羅珂菲葉的妻，牠的頭很難看地往後仰着，漂浮在血中。在那悲慘地顯露着的牙齒間伸出着一個咬爛了的舌頭。普羅珂菲葉把一個被血黏得很紅的，呱呱的圓塊——一個流產的嬰孩——裹在他的羊皮衣裏。他的頭戰慄着，他的目光是呆然而無表情的。

* * *

普羅珂菲葉的妻在當日的晚間便死了。那位慈悲的老祖母，普羅珂菲葉的母親，把這個流產的嬰孩抱去了。

人們把這個乳兒放在溫暖的木屑裏，用馬乳養着他，並且當他們確信這個黑黑的，土耳其的小男孩是有活的可能了時，他們便把他抱到教堂裏去受洗禮。人們給他取了他的祖父的名字，潘特雷葉。

十二年以後，普羅珂菲葉從懲治監裏回來了。由他那剪得短短的，赤色而帶着幾分灰白的鬚鬚以及那俄國式的服裝看來，他很像一個異地人而不像一個哥薩克人了。他討回他的兒子去，又重新開始治理他的家政。

潘特雷葉長大了，是一個黑皮膚的暴躁的人，他的面孔和那細長的體格都是像他母親的。

普羅珂菲葉給他娶了一個哥薩克的少女，一個鄰人的

女孩。

由那時起他那土耳其的血便與哥薩克的血相交混了，並且從此就連在這個村裏都生長着那些被人稱作‘土耳其人’的，鈎鼻的，凶猛而美麗的哥薩克人梅爾葉珂夫了。

當潘特雷葉葬埋了他父親以後，他便把全部的力量都消耗在家務的治理上。他重新修理了一回房頂，買了半“搖浩”的荒地，建了一個新倉庫及一個用鐵葉版蓋頂的乾草房。瓦匠用那剩下來的鐵葉版作成幾隻牝雞，堅固地安置在房頂上。這些牝雞那種泰然自尊的外貌給與這個梅爾葉珂夫莊園一種快樂的，豐裕的，自足的表徵。

潘特雷葉在他的衰老的年代變得很笨重了，他的身體比以前寬大，他的脊背也有幾分彎屈了，但他看着仍然總是很莊嚴的。他走路是一跛一跛的（他年青時曾在作擬戰演習時折斷了一隻腿）並且在他的左耳上還戴着一個金的，新月形的耳環。直到他的最老年，他那烏黑的髭鬚也沒變白。潘特雷葉最容易動怒，並且在動了怒時他是非常野蠻而無節制的。顯然地是因為這種關係，他那從前曾經是很美麗的，而現在却被“綉紋網”所蒙蓋，肥壯的妻因此還沒到時候便先已衰老了。

他那最年長的，已經結了婚的兒子波瑞特使人想起他

的母親來：他的身材並不大，他那狗舐的鼻子很英勇地向上揚着，他那豐厚的頭髮帶着那成熟了的穀粒的顏色，他的眼睛是淡褐的。那較小的一個，格黎高里，是酷肖他父親的。他比波瑤特要高半頭，比他小六歲，他有他父親那樣的鈎鼻，及那有點破裂的，杏仁狀的，灼灼的眼睛，一層深褐色的皮膚緊緊地蒙着他那尖銳的上顎骨。格黎高里也正像他父親似地有點彎腰，就連笑他們兩人都有點共同的地方：帶着點獸性。

董亞士珂——最小的一個，父親的愛寵——是一個腕臂很長，眼睛很大的少女；達爾亞，即波瑤特的妻，同她的小孩：這就是梅爾葉珂夫的家眷的全體。

二

在那灰色的，黎明天空上閃爍着羣星。在浮雲的下面吹着微風。烟霧自頓河上騰起，緊擁着那白堊山的斜坡，而又像一條無頭的蛇似地爬下了那險阻的懸崖。左岸，沙灘，深邃的草原，和那被朝露所浸潤着的森林都在那涼爽的光中發着紅。尚未升起的太陽在地平線上憔悴地展望。

在梅爾葉珂夫的茅舍裏，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茲第

一個從睡鄉裏醒來了。他走到門前的台階上，扣上他那繡着十字的襯衫的領子。在那滿生着綠草的庭院上罩着一層銀色的朝露。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慈釋放了家畜。達爾亞穿着圍裙去擠牛乳。露珠濺在她那白白的，赤裸的腿肚上。在全牧場上，她的足跡踏遍了那下垂的青草。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慈看着那被達爾亞所踐踏了的草怎樣又慢慢地起來而又曲下去，然後又回到那優美的屋裏去了。在那敞着窗戶的窗台上捲縮着幾片那在前園裏開放着的櫻花的蒼白的，凋殘的花瓣。格黎高里仰面睡着，一隻手伸得遠遠地。

——格黎士珂，你同我去釣魚嗎？

——你要怎麼，——格黎高里細聲地問了，並且把他的腳伸下床去。

——來，我們去。

格黎高里喘息着從吊鉤上取下他那工作的短褲來，穿上牠，把褲腳塞在羊毛的長襪裏，並且費了很長的工夫才把靴子套在腳上。

——母親把餌煮好了嗎？——他問了，和他父親一同走到前庭。

——噯。你去看船。我就來的。

這位父親把那煮熟的，很香的大麥倒在一個瓶子裏，用

手謹慎地把那落在裏面的穀粒扇到一起，然後便一跛一跛地走下山坡去了。格黎高里坐在船裏，帶着一種陰暗的臉色。

——往那里去呢？

——往黑河去。到我們最近所曾去過的那沖積的木化石的近旁去試試。

小船的前端擦着地面，‘沙沙’地在水中響着，離開了岸沿了。

急流沖擊着，搖盪着牠，而試着把牠攔淺在一邊。黎格高里把着舵，沒有打槳。

——你不要打槳嗎？

——要的，等我們達到中流的時候。

小船橫過了急流而向左岸搖動着去了。高朗的雞鳴聲由村裏傳送過來。船舷在水裏觸着一根黑色的，軟骨似的技條，便忽然停住了。在那離岸幾米達遠的地方可以看見那沈沒在水裏的榆樹的硬皮的枝柯，在周圍有一團褐色的泡沫在漩渦中旋轉着。

——預備好了釣鈎，我泊碇着船——格黎高里低聲向他父親說，並且把他的手伸到那人肚瓶的潮濕的口頸裏去。大麥落在水的音響，就像有人輕輕地說一聲‘噠！’的一樣。

格黎高里把幾個膨大了的大麥粒穿在鉤上，笑了。

——魚兒們，上鉤吧，魚兒們，大的和小的！

鉤絲‘沙兒沙兒’地輕響着沈入水裏去了。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茲用他那粗大的手指轉着一個很大的水杓。

——今天大概要鉤不多的……月亮已經要落下去了。

——你有火嗎？

——噯。

——給我！

父親爲他自己點了一枝烟捲，眼看着太陽。

一條很大的，像用銅鑄的似的鯉魚跳上來了，致使水面上起了許多浮泡，但牠又把牠那無知覺的，伸長的頭曲向一邊而沈入水裏去了。

——牠是怎樣地曳啊……我的腕臂完全變硬了……注意！

——要握得牢牢地，格黎士珂！

——我是那樣作着的！

——注意，不要讓牠跑到船底下去！注意……

格黎高里深深地喘了一口氣而想把那側浮着的鯉魚曳近船來。他父親忙拿起一個木杓來，但那條鯉魚却用了牠的最後的努力而在水中消逝了。

——把牠的頭揚得高高的！讓牠吸進一點風去，牠就要馴順些了。

格黎高里又把那遭難的鯉魚曳近船邊，牠張大着嘴用頭碰着那粗糙的船舷而驚動那些閃耀着金光的，橙色的小鰭魚。

——你已經戰乏了吧！——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茲抱怨地說着，把那條鯉魚擲在水桶裏。

他們在那裏仍停了半小時。

——把釣鈎曳出水來罷。我想我們再也釣不着了，我們不能再在這裏停留了。

他們準備好要走了。格黎高里把船撐離了河岸。他們已經走了一半的路程了。格黎高里注意到他父親是有話要向他說的。但他父親却沉默着看着那在山間散在着的農夫的房屋。

——聽着，格黎高里，聽着……他到頭開始不確定地說了，手裏玩弄着那捆束着他的腳下的囊袋的繩索——我曾注意到你和阿珂新亞·阿細達珂夫好像有什麼事情似的……

格黎高里像火一般地紅着臉，把頭轉向一邊去了。他的襯衫的領子在他那筋肉稜稜的，被太陽曬黑了的脖頸上印

了一條很寬的白道。

——等等！——這位父親繼續着說，他現在已經是很怒，很嚴厲的了。——我將向你完全另樣地講。細特潘是我們的鄰人，我不允許你同他的妻挑情……——假如那要造成罪惡的時候——我預先對你說下——我是要把你打死的！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慈把他的手指攢成拳頭，瞪起他那對突出的眼睛，看着格黎高里臉上的血怎樣地又退下去了。

——瞎說！——格黎高里脫口說出來了，他的聲音好像來自水裏似的，並且毫不畏縮地看着他父親的臉。

——你……再說！……

——啊，人們在一起所瞎嚼的一切的……

——堵住你的嘴，狗東西！

格黎高里用船櫓支持着他自己。小船擊盪着前進。在舵後舞蹈着那有漣紋的波濤。

直到河岸兩人都沒有說話。當他們靠近牠時，父親又說道：

——你……不要忘記……不然時……並且從今天起你要斷絕一切的交際！不要離家一步！你懂得嗎？……